

雷克斯·斯托特侦探小说

矛头蛇

FER-DE-LANCE



(美) 雷克斯·斯托特 著
李阳 卢婕 译

★他是史上智商最高的作家，**四岁**通读《圣经》，**十五岁**发表诗作；**三十岁**时在四百个城市开设银行；**四十岁**时他一贫如洗，开始创作侦探小说糊口；**五十岁**时作品累计印数超过八千万册，和埃勒里·奎因并称为**美国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高成就者**；他是一位英勇的**反纳粹斗士**，为了理想放弃了每年超过**一千万美元**的收入，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民众的称赞。他就是**雷克斯·斯托特**！

★他是史上体重最重的侦探，身高**一百八十厘米**，体重**一百二十三公斤**，头部占全身高度的**五分之一**；他酷爱兰花，终日以闻香为乐；他每天要喝**七升**啤酒，吃掉的美味佳肴**难以计数**；他的双手难以环抱自己的肚子，很难连续走上**十步**，因此所有的案子都是在办公室的**写字台前**解决的；他**脾气暴躁，喜怒无常**，从来不会低声说话；他的名字来自古罗马**第一暴君**，他时刻引以为傲；他是**最具影响力的侦探**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奖在今天是全世界最权威的侦探文学大奖之一。他就是**尼禄·沃尔夫**！

矛头蛇

Fer-de-Lance

(美) 雷克斯·斯托特 著

李阳 卢婕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矛头蛇 / (美) 斯托特著; 李阳, 卢婕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9.8

ISBN 978-7-80225-717-7

I. 矛… II. ①斯… ②李… ③卢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39902号

FER-DE-LANCE

by REX STOUT

Copyright © 1934, 1962 BY REX STOUT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- U.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9 NEW STAR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登记图字: 01-2007-9378



矛头蛇

(美) 雷克斯·斯托特 著; 李阳 卢婕 译

责任编辑: 党敏博

统筹编辑: 褚 盟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张鹏志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版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65270477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652674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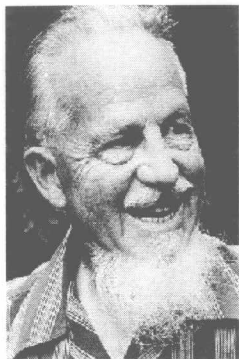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200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5-717-7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雷克斯·斯托特 Rex Stout (1886—1975)

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代表作家之一，和 S.S. 范达因、埃勒里·奎因并称为“美国古典侦探小说三大家”。

斯托特一八八六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，四岁熟读《圣经》，十岁阅读了一千部文学名著，十五岁发表诗作，被誉为“智商最高的侦探小说作家”。他曾在美国四百个城市开设银行，但因为经济大萧条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。走投无路的斯托特选择创作侦探小说维持生计，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。他创作了三十余部长篇侦探小说，情节紧凑，幽默搞笑，将黄金时代解谜至上的原则和美国特有的“嘻哈文化”巧妙融合，成为世界侦探文学史上最具特点的经典作品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斯托特积极参与反纳粹运动，并在战后成为一名活跃的世界联邦主义者。和他创作的侦探小说一样，他对于美国乃至世界的贡献得到了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位总统的褒奖。

一九七五年，雷克斯·斯托特去世，享年八十九岁。



尼禄·沃尔夫

雷克斯·斯托特塑造的侦探，水平最高的“安乐椅神探”，史上体重最大的侦探，侦探中的“暴君”。

尼禄·沃尔夫的名字来源于大名鼎鼎的古罗马暴君，他颇以此为荣。他登场时五十六岁，身高一百八十厘米，体重一百二十三公斤；他有着浓密的深褐色头发和眼睛，额头很高，头和脸异常庞大——但放在他的身体上就显得正常多了；他耳朵很小，鼻子细而长，嘴唇掀起时厚而饱满，紧绷时则又薄又长；他的脸颊不出意外的非常饱满，右颧骨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；他的肩膀永远不会塌陷，站立时腰板也从不弯曲——尽管他站立的时间少得可怜。

沃尔夫的肥胖并不值得同情，因为他是个标准的享受主义者。他食不厌精，对美味的孜孜以求甚至超过了对真相的兴趣；他每天都要喝掉七升啤酒，而且非常讨厌运动。

沃尔夫很少离开自己的办公桌。他依靠委托人的叙述和助手古德温的所见所闻展开推理，最终直击真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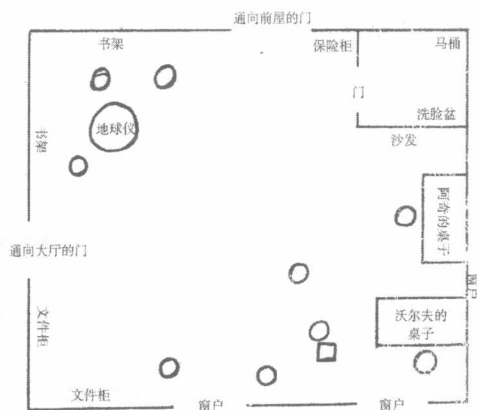
沃尔夫和福尔摩斯一样，是侦探文学史上不朽的人物。以他的名字命名的“尼禄·沃尔夫大奖”是当今最权威的侦探文学大奖之一，备受专业人士和全球侦探迷的推崇。

阿奇·古德温

尼禄·沃尔夫的助手、眼睛和双腿，属于令人“是可忍孰不可忍”的搭档。

他身高一百八十三厘米，体重八十二公斤，出场时三十二岁，他身材匀称，相貌端正，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颇具模特风范——唯有那个奇形怪状的鼻子破坏了一切。

古德温身手矫健，行动能力极强——只是，他总是不能很好地使用这种能力，把扑朔迷离的案情搞得更加扑朔迷离。因此，我们会经常看到：在沃尔夫批评他自作聪明时，他总是微微俯身虚心接受——至于改正与否就是另一个问题了。



尼禄·沃尔夫办公室简图

这幢纽约西部第三十五街的褐色砂岩老房子非常大。前门有一个七级台阶，进入之后迎面是一个铺着地毯的宽阔大厅。右边是一个八英尺宽的巨大的衣帽架，接着是楼梯，从楼梯再往前是通向餐厅的门。餐厅中央有一张大得足够六人吃饭的桌子。餐厅里面铺着地毯——沃尔夫不喜欢裸露的地面。大厅的远端是厨房。大厅的左边有两扇门。第一扇门后是阿奇称之为前屋的房子，第二扇门后是办公室。前屋主要被用做接待室，沃尔夫和阿奇很少待在里面。前屋相对较小，里面的家具也是胡乱组合的，没有任何特色。

办公室很大，近乎正方形。如果你从大厅进入，在你左侧远端的角落里用墙隔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小小洗手间——这样沃尔夫方便时就不必多走路了。洗手间的门面对着你，转过拐角，在洗手间的另一面墙外，有一个很宽很舒服的沙发。

沃尔夫容不得任何他不爱看的東西，因此他爱看不爱看是家具能否进入这幢房子的唯一标准。地球仪直径三英尺。沃尔夫的椅子是由柠檬木制成的，而桌子却是樱桃木的，但沃尔夫喜欢。沙发上装饰着明黄色的沙发巾，地毯是十九世纪初在黑山织成的，因而有大量补丁。墙上仅有的装饰是三幅画：一幅莫奈的画，一幅柯勒乔的画的复制品，一幅达·芬奇素描的真品。椅子是各种形状、各种颜色、各种材料和各种大小的。

第一章

那天不派我去买啤酒是没有道理的。费尔蒙特国家银行案一个星期前已经结案了，我除了跑腿再没有别的事干，如果沃尔夫需要一筒鞋油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派我到默里街去一趟的。然而这次被派去买啤酒的是弗里茨。午饭刚过，他还没来得及洗碗，厨房里叫他的铃声便响了。他一接到命令，就出门坐进了我们一向停在房前的敞篷车里。一小时后他回来了，行李箱里装满了篮子，篮子里则塞满了瓶子。沃尔夫在办公室——沃尔夫和我都这么叫，弗里茨则叫它书房，我在前屋读一本让我越看越糊涂的关于枪伤的书。这时我瞥了一眼窗外，看见弗里茨正在路边停车。这可是个伸伸腿的好理由，于是我走出门去，帮他一起把篮子卸下来，搬进厨房。我们正准备把瓶子装进橱柜，铃声响了。我跟着弗里茨走进了办公室。

沃尔夫抬起了他的头。我专门提到这一点，是因为他的头实在太大了，他抬起头来看你，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。他的头实际上也

许比看上去还要大，因为他身体的其余部分是如此庞大，如果不是他本人的头，而是其他什么人的头搁在上面，你肯定就完全注意不到了。

“啤酒在哪儿？”

“在厨房，先生，在右下方的橱柜里。”

“把酒拿到这里来。是冰镇的吗？再拿一个瓶起子和两个杯子来。”

“是的，是冰镇的，先生，凉极了。”

我咧嘴一笑，坐在了一把椅子上，心里思忖着沃尔夫在干什么。他把一些小纸片裁成了小圆盘状，在写字台记事簿的不同位置上摆来摆去。弗里茨把啤酒拿进来，每次都用一个托盘端六瓶。他跑了三趟后，我看到沃尔夫瞟了一眼桌上的“纸片阵”，又看了一眼弗里茨穿过房门的背影，咧嘴笑了。当弗里茨又端着满满的两大盘啤酒走进来的时候，沃尔夫叫停了。

“弗里茨，你能告诉我们你什么时候能干完吗？”

“很快，先生。还剩十九瓶，总共四十九瓶。”

“废话，哦，抱歉，弗里茨，但很显然这是废话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你说在一个地方就能买到各种啤酒，而我却跑了一打商店，至少一打。”

“好吧。把它们搬进来。再拿些清淡的咸饼干来。弗里茨，你应该给每个商店一次机会，不然有失公平。”

沃尔夫一边让我把椅子拉近桌边，一边打开瓶盖，同时向我解释着他的想法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：如果他能发现一种适于饮用的合法啤酒，他就要戒掉多年来他成桶地买来藏在地下室冷库里的私酿

啤酒。他说他还想明白了，一天喝六夸脱^①是没必要的，而且太浪费时间，因此他将给自己限量为五夸脱。我咧嘴一笑，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他能做到。当我想象着这地方将怎样七零八落地堆满空瓶子，而这会让弗里茨整天忙个不停时，不禁又笑了。我对他说了些先前我说过不止一次的话，啤酒会使人头脑迟钝，而像他那样饮酒如水，一天六夸脱，我真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头脑如此敏捷、思想如此深刻，甚至这个国家无人能及的。他也像从前一样回答道，不是他的头脑，而是他下面的神经中枢在运转。当我打开第五瓶酒供他品尝时，他继续说道——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了——他感谢我的奉承并不是侮辱我，因为如果我是真心的那我就是个傻瓜，而如果我是蓄意的那我就是个流氓。

他咂了咂嘴唇，品味着第五种啤酒的滋味，又将酒杯举起，在灯光下审视了一番琥珀色的酒液。“这真是意外之喜，阿奇。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毫无疑问这是做悲观主义者的好处。悲观主义者得不到别的，只能得到意外之喜，而乐观主义者也得不到别的，只能得到意外之悲。迄今为止，这条规律颠扑不破。你看，弗里茨在标签上写上了价格，我是从最便宜的一种喝起的。好了，下次就买这种来。”

就是在那一刻，厨房里传来了微弱的嗞嗞声，意味着前门有动静，正是这嗞嗞声开始了一切。不过在那时，还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事情发生，只不过是德金前来求助。

德金看上去一切都好。一想到他总是那么那么笨，我就很奇怪他居然能干得了盯梢的活儿。我知道好狗不叫的道理，但当个好尾

^① 一夸脱等于一点一三六升。

巴却绝不仅仅意味着紧追不放，而弗雷德·德金的确是条不错的尾巴。我曾有一次问他是怎么做的，他说：“我只不过是走到跟踪对象面前，问他去哪儿，这样如果跟丢了就知道到哪儿去找。”我猜他一定了解其中的奥妙，但我百思不解。每当一个案子了结时，从银行家到流浪汉，所有人都会削减开支，沃尔夫也不例外。于是绍尔·潘策尔和我的钱包就会瘪下去很多，而德金则会被彻底停薪。当沃尔夫需要他时，就会把他召来，按日付酬，所以我可以时不时地见到他，并且知道他刚刚过了段苦日子。那阵子情况不大好，直到那天门铃响起时，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到他了。弗里茨领着他来到了办公室的门口。

沃尔夫抬眼看了看，又点了点头。“你好，弗雷德。我没欠你什么吧？”

德金把帽子拿在手上走到桌前，摇了摇头。“你好吗，沃尔夫先生？我曾向上帝祈祷你一切都好。如果有谁欠我东西的话，我会形影不离地跟着他的。”

“坐下吧。想尝点儿啤酒吗？”

“不了，谢谢。”弗雷德仍然站着，“我来是想请你行行好。”

沃尔夫又抬起了头，他那又大又厚的嘴唇向外努了一点点，又闭紧了，只是一个极微小的动作，然后又努出来又缩回去。我多喜欢看他这么做呀！当沃尔夫的嘴唇像这样动来动去时，我就变得非常激动，不过，也就这点事能让我激动了。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一定是有什么令他感到非常紧急的事情发生了，所以他心急如焚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要在一瞬间毁灭了。然而没有人能真正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即使他百般解释。不过他从来没把事情说清楚过。有时候，如果他有耐心，也向我解释，我会很快明白他的意

思，不过那是因为我发现了事情的真相，所以才能明白的。有一次我曾对绍尔·潘策尔说，这就像你和他共处在一间黑屋子里，此前你们从未见过面，而他向你描述着屋里的一切，突然灯亮了，他所解释的似乎也都听着合理，不过那是因为一切都已展现在你面前，和他描述的也是一样的。

沃尔夫对德金说：“你知道我的财务状况一塌糊涂。但既然你不是来借钱的，那我大概会帮你的。是什么事情？”

德金的脸沉了下来。沃尔夫总是搅得他心烦。“再没有人比我更需要借钱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借钱的？”

“没关系。阿奇会说明白的。你还没穷到家呢，你不该带个女人来的。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我侧了侧身子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该死的，他是一个人来的！不管怎样，我的耳朵还好使着呢！”

一丝小小的波纹掠过了沃尔夫庞大的肚子，一般这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但逃不过我的眼睛。“当然，阿奇，你的耳朵挺好使。但这儿没什么需要你听的；那位女士离得那么远，什么声响也听不到。弗里茨也没和她说话；但在迎接弗雷德时，他的语调显得格外彬彬有礼，只有口腔肌肉非常放松才能发出那种声音。如果弗里茨是对一位男士那样说话，我会立刻送他去看心理医生的。”

德金说道：“那是我太太的一位朋友。她最好的朋友。你知道我太太是意大利人，也许你不知道，不过她确实是。现在，她的这位朋友有了麻烦，或者是她自己认为有了麻烦。我看她快要垮了。玛丽亚不停地求范妮，范妮又不停地求我，然后她们俩又一起不停地求我。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有一次跟范妮吹牛，说你这个家伙简直神了，能发现世界上任何秘密。我太蠢了，沃尔夫先生，可你知道

男人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的。”

沃尔夫只说了一句：“叫她进来吧。”

德金走进了厅里，再回来时前面多了位女士。她身材娇小，但并非皮包骨头，黑头发黑眼睛，一看就是个意大利人，只是没戴披肩。她大概已到中年，穿着粉红色的棉质连衣裙和一件黑色人造丝外套，看上去干净整洁。我拉过一把椅子，她坐下了，面对着沃尔夫和灯光。

德金介绍道：“这位是玛丽亚·马费伊。这位是沃尔夫先生。”

她向弗雷德微笑了一下，露出了几颗洁白的牙齿，然后对沃尔夫说：“我是玛丽亚·马费伊。”她的口音与德金非常不同。

沃尔夫问道：“不是马费伊太太吗？”

她摇了摇头：“不，先生，我没有结婚。”

“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遇到了麻烦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德金先生说你很擅长……”

“直说是怎么回事吧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是我的哥哥卡洛。他走了。”

“去哪里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先生。这正是我担心的。已经有两天没见到他了。”

“他去哪儿了？不，不，这些不是现象，只是事实。”沃尔夫转向了我，“阿奇，继续。”

在他说完“不，不”时，我已经掏出了笔记本。在沃尔夫面前，我比在任何其他场合都更喜欢做这件事，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擅长记录。不过这次倒不怎么费事，这个女人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就像我知道该记些什么一样。她迅速而直率地讲述了她的故事。她是帕克街一座高级公寓的管理员，自己也住在那里。她哥哥卡洛比她大两岁，

住在沙利文街一间寄宿公寓内。他是一名金属加工匠，据她说是一流的。多年来他为拉思本和克罗斯公司加工珠宝，收入不菲，但因为他好喝两口，时而旷工，所以大萧条来临时，他就成了第一个被开除的人。此后有一段时间他四处打短工，花光了他小小的积蓄，从去年冬天开始，他就靠着妹妹的接济过活。大约在四月中旬，他彻底灰心了，决定返回意大利，玛丽亚同意为他置办必要的盘缠；实际上，她还为他预付了轮船票钱。但一个星期后，他突然宣布旅行推迟了。他不肯说为什么，但宣称自己不再需要钱，并且将很快归还向她借的所有钱，他甚至可能根本不用离开这个国家了。他从来没有这么健谈过，但关于计划的变更，他闭口不谈。现在他不见了。星期六他曾打电话给她，说星期一晚上她不值班时，他将将在他们经常一起吃晚饭的王子大街的意大利餐馆跟她见面。他还欢快地说到时候他会带很多钱来，能够偿还所有欠她的钱，如果她需要，还能借给她一些。星期一晚上她一直等他到十点，然后又去了他的寄宿公寓，那儿的人说他七点多一点儿就出去了，此后再也没回来。

“是前天。”我说道。

我看见德金也打开了一个笔记本，然后他点了点头说：“星期一，六月四日。”

沃尔夫微微摇了摇头。他的下巴一直搭在胸前，安坐如山且漫不经心，他咕哝道：“德金，今天是星期三，六月七日。”

“是吗？”弗雷德瞪大了眼，“哦，是的，沃尔夫先生。”

沃尔夫向玛丽亚晃了晃一根手指。“是星期一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，当然，那天晚上我不值班。”

“你该知道那天晚上的。德金，在你的本子上做上注释吧，或者，也许最好是干脆扔了它。你的时间整整提前了十二个月，明年

六月四日才是星期一。”他又转向了那位女士，“玛丽亚·马费伊，抱歉我不得不给你一个令你失望的忠告，去报警吧。”

“我报警了，先生。”她的眼睛里射出了一丝怨恨的光，“他们说拿着我的钱去意大利了。”

“也许是这样的。”

“哦，不，沃尔夫先生，你更了解情况。你打量过我，你能看出我不会对一个哥哥那么不了解。”

“警察告诉过你你哥哥坐的是什么船吗？”

“他们哪能告诉我啊？他根本没坐船。他们根本没调查，甚至连想都没想。他们只是说他去意大利了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他们是在凭想象办事。不过，我很抱歉我也帮不了你。我也只能猜。我猜是抢劫。那么他的尸体在哪儿呢？还是去跟警察商量商量吧。早晚有一天，有人会帮他们找到尸体的，那时候你的谜也就解开了。”

玛丽亚·马费伊摇了摇头。“我不相信，沃尔夫先生，我就是不相信，而且还有那个电话呢。”

我插话道：“你没提到有什么电话呀。”

她露齿向我微笑了一下。“我应该提到的。快到七点的时候，有个电话打到寄宿公寓里找他。电话在楼下的厅里，那儿的女孩听到了他讲话。他很激动，并且约好七点半时会见什么人。”她又转向了沃尔夫，“你能帮助我，先生。你能帮我找到卡洛的。我学会了表面像清晨的草一样冷酷，是因为我在这帮美国佬堆里待得太久了，可我是意大利人啊，我必须找到我的哥哥，不管是谁害了他，我都要找到那个人。”

沃尔夫只是摇了摇头，而她根本没注意到。

“你一定要帮我，先生。德金说你手头很紧，我还有些钱，我可以以付一切费用，也许还能多付些。而你是德金先生的朋友，我是德金太太的朋友，我是范妮的朋友。”

沃尔夫说：“我不是任何人的朋友。你能出多少钱？”

她犹豫了一下。

“你有多少钱？”

“我有，嗯，一千多美元。”

“你打算拿出多少呢？”

“我出——全部。如果你发现我哥哥还活着，我出全部。如果你发现他死了，让我看到他，并看到害了他的那个人，那么我仍然会出一大笔。只是我得先付殡葬费。”

沃尔夫的眼皮慢慢地垂下又慢慢地抬起。我知道这意味着他同意了。我有事向他报告时，经常指望他做出这个动作，却每每落空。他说：“你是个实际的女人，玛利亚·马费伊。而且，也许，是个自尊的女人。你说对了，我的确有能力帮助你，那是我的天赋，但你刚才没把它唤醒并刺激起来，所以，在寻找你哥哥的过程中它是否能够觉醒，就很成问题了。不管怎样，先要例行公事，费用不会太高的。”

他转向了我。

“阿奇，到卡洛·马费伊的寄宿公寓去一趟；他妹妹理所当然将陪你一起去。见见听过电话的那位姑娘，也见见其他人。检查检查他的房间，如果有任何线索，五点以后随时给绍尔·潘策尔打电话。回来时把所有你认为不重要的东西都带上。”

我觉得他没必要当着陌生人的面这么挖苦我，但我也早就明白了对他的打趣话提出抗议是没用的。玛利亚·马费伊从椅子上站起来

身来，向他致谢。

德金向前迈了一步。“至于说手头钱紧，沃尔夫先生，你知道男人是管不住自己的舌头的……”

我救了他一把。“来吧，弗雷德，咱们一起坐敞篷车走，我可以在半路上把你放下。”